

偷渡者手記

日文原著：邱永漢

台語翻譯：林俊育



禁止進入

原作品為日文，未曾在台灣發行譯本
資料來源：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史料中心

親愛 ê 判官：

我今年 29 歲，台灣出世，名叫游天德。你已經知影，為 tiòh 爭取日本 ê 居留權，頂年 ê 十月，我自首非故意非法入境；m̄ koh 頂年十二月被判決強制遣送回國，經過上訴 ê 第二審 mā 維持原判。假使日本以外有我 tng 去 ê 所在，我 ná tiòh 自首 leh? Koh 講我 mā 無需要非法入境。對實際上無所在 thang tng 去 ê 我來講，無論 án 怎 tiòh thèh 日本 ê 居留權 chiah ē sái, 因此我 koh 一 p̄ á 提出不服 ê 申請，這是我 ê 第三審，同時 mā 是 siōng 尾 ê 審判，我會受遣送出境，ā 是取得合法居留權，tī 日本 t̄ à 落去，這是重大 ê 關鍵時刻。

昨昏想 tiòh 今 á 日 ê 預審 taich ì, 我 kui 暝 lóng 睏 bê 去。若是我下決心，上訴申請若無受考慮 ê 餘地，照原審判決 ê 時.....想起 hit ê 情景，我 kahn át ú tiòh 天崩地覆，對前途完全失去 òng 望；何況 taich iè ánne 發生，m̄ 是 kantaⁿ 想像 ê 問題，he 是足有可能 ê 現實。所以，今 á 日早起出庭 ê 我，因為不斷想起睏眠不足 ê 困擾，差不多致到語無倫次 ê 地步。總是，來到擔任審判我 ê 案件 ê 貴判官面前，一下聽 tiòh 你 ê 聲，我 tòh 有不可思議 ê 感覺，完全回復鎮靜；你 ê 頭毛白 kah ná 雪，你溫柔 ê 目 chiu hō 我感覺真親切。

你看了我 ê 過去調查記錄，講：「你是學生？」

「Eh，是 lah。」

「Tó 一間學校？」

「東京大學 ê 研究所，做東洋史 ê 研究。」

「研究東洋史 oh。」你講了 tòh kā 目鏡 pak 落來，目 chiu 掠我金金看。

「東洋史其實 tòh 是中國史，東洋史 ê 研究現此時 tī 日本 kám m̄ 是真時 kiàn？」

Ti 我 beh 回答你 ê 問題 ch ò 前，感覺 tiòh 前所未有的輕鬆愉快。第一審 kah 第二審 ê 時，我遇 tiòh ê 是冷眼對待，充滿 kahn á 罪人感覺 ê 氣氛，m̄ koh kah 你接觸 ê 時，koh 再聽 tiòh 你 ê 聲，我直感 tiòh 你對我 ê 好意。我到今 á 日 29 歲，tù 日本殖民地 ê 台灣出世開始，我 ê 運命差不多 lóng 是掌握 tī 別人 ê 手中。運命受人掌握 ê 意識，隨時 lóng teh 刺激我 ê 反抗精神，hō 我 koh khah 陷落去無自由 ê 環境；m̄ koh 講良心話，你是掌握我運命 ê 人中間 hō 我感覺 siōng ē t'àng 信用得 ê 人，ē sái kā 我 ê 運命委託 hō chit 款人。原因之一是，tù 年齡來講，á 是 tù 親切 ê 性情來講，我感覺你時時 long 親像 tī 台灣田庄 teh 生活 ê 阮老父。

總是，我 ánne 講 m̄ 是想 beh kā 你講好聽話，tù 你 chit 款掌握我運命 ê 人來講，假使判決維持原審，kā 我遣散出境，我想 he tòh 是 siōng 尾 ê 決定。到 hit 種地步 ê 時，我當然 ì 盡量避免受遣送去我冒險脫出 ê 台灣；另外一個可能 tòh 是被遣送去中國，我有 ánne ê 覺悟。想起奇妙 ê 運命，我 m̄ bat kā 中國當做祖國，mā lóng m̄ bat 去過中國大陸；m̄ koh，充滿惡戲 kah 諷刺 ê 運命，kahn á beh 強迫我稱呼中國做我 ê 國家，beh kā 我遣送去 hit ê 新 ê 祖國。我雖然猶少年，m̄ koh 已經慣勢屈辱；假使一生中 ê 歷史變化 hō 我做幾 nā 個祖國 ê 人民，我 tiòh ài 違背意志來忍受 kakī ê 運命，我 mā 有經過忍受 chit 款運命 ê 訓練。Chit 種屈辱，

對戰敗悲痛中 ê 日本人來講，絕對 m̄ bat 受過，這是只有阮台灣人自出世 tòh 背負 ê 十字架；因此我對 kakī ê 運命有屈服 ê 覺悟。

Tī chit 種心情 ê 另外一面，我當然相信你 ē tàng 聽我真實告白，一定 ē 了解我 ê 立場，tī 法律許可 ê 範圍內幫助我。因此，今 á 日行出法庭 tng 到厝，我 kā 經過對阮 bó 講，她聽了你 ê tāich itòh 歡喜 kah 流目屎。

我 m̄ bat 有過 hiahnih'á 好 ê 心情，決心 beh 來寫 phoe hō' 你；阮 bó mā 真贊成，所以隨時 thèh 筆起來寫。Ki ánchh á hō' 你讀了 bē 真爽快，懇請詳細 kā 它讀完，願你寬大處理。

我出世 tī 台灣南部 ê 台南市，老父 tī 市內經營一間相當大 e 海產商店，我是伊 ê 第二 kián。阮老父是「白手起家」，tūi 無半 si án 錢起家，長年 kā 人 hōaⁿ siàu 櫃了後，kakī 創業，ē sái 講是「立志傳」中 ê 人物。因此伊 ē tàng kakī 自由記 si àu、看報紙，m̄ 知啥物原因對學問特別熱心，hō' 我 ê 阿兄 tī 入公學校 ch òn 前 tòh 去寺廟式 ê 私學 á，tāk 日 òng 一手 giáh 鞭 ê 先生學讀漢文。當時 ê 公學校 iáu m̄ 是義務教育，是為 tiòh beh kah 日本內地人讀 ê 小學校區別 chiah áne 稱呼，he 是為台灣本島人設 ê 初等教育機構。一般人 tūi 公學校畢業了後，tòh 去公所 á 是製糖會社做工友 á 是職員；m̄ koh，阮老父 hō' 阮阿兄文德 koh 讀中學 kah 高等學校，mā 強迫阮照 áne 讀落去。老父心內 lóng m̄ bat 想 beh à kakī ê kián 中間有一个來繼承伊 ê 事業，kantaⁿ 想 beh kā 阮兄弟送去讀大學，來保持 m à hō' 日本內地人欺負 ê 社會地位。

阿兄文德 kah 老父全款聰明機巧，高等學校畢業 tòh 進入東京大學 ê 法學部。歇熱回鄉 ê 時，照老父 ê 意思簡單相親 tòh 結婚，暑假結束 tòh chhōa 新娘去東京。伊踏實認真讀冊 koh 真有常識，tī 大學畢業 hit 年 tòh 通過司法官 ê 筆試。

「阮大學畢業去做檢察官，tng 去台灣做一個臭屁 ê 巡查！」伊吐氣講。Hit 當時，阮受台灣警察 ê 欺負真 thi án，所以伊想講若 ē tàng tī ko ân 警察一級 ê 司法機關上班，tòh 有機會來 kā in 欺負倒 tng 來，我 mā 贊同伊 ê 想法。伊學校畢業 tòh 去京都赴任，官銜是司法官見習員；到終戰為止，hit 所在是檢察官 ê 見習場所。

講 tiòh 我，到高等學校為止真順利，在學中沉迷藝術，真意向風光一時 ê 「文學青年」，沿路寫小說，沿路去做全島遊說 ê 辯論部員，mā 真趣味戲劇，特別是對戲劇 ê 熱心。當時，阮老父經營一間小戲園，我加入去庄腳巡迴演戲 ê 隊伍；暑假中一直擔任戲園 ê 監督，有時 mā 參加演出。當時是 tī 日華事變中，遵照總督府 ê 方針，所謂 ê 皇民化 ê 戲劇 chiah ē tàng 演出；所以，我成做演員 ê 日文老師，寫一 k á chit m á 想起來真見笑 ê 劇本，lóng 是充滿臭銅錢味 ê 物件。無論 án 怎，hit 當時我感覺演戲是 siōng háh 我個性 ê tāich ì。

總是，台灣 hit 當時有「河原乞食」ê 講法，社會輕視做戲 ê 職業，我 mā 無法度脫出 hit ê 成見。Kah 阮阿兄同步 ê 中間，我無改變當初 ê 志願。M̄ koh，我 ê 初願真簡單 tòh 挫折失敗，因為我考無 tiòh 東京大學 ê 法務部。雖然參加東京大學 kah 台北大學 ê 二 p á 考試有合格，因為我對阿兄有競爭 ê 意識，tòh 做一年

ê浪人，然後 chiah 決心考入東京大學，m̄ koh 第二年全款不幸考無 tiòh 法學部，總是，koh 做一年浪人 ê 氣力消失去，我 tòh 改變心志，轉入去文學部，專攻東洋史。

戰爭最後進入劇烈 ê 階段，文科系統 ê 學生受徵兵，入伍 ê 學生日日增加，校園漸漸衰微；到秋天 ê 時，實施台灣人 kah 韓國人 ê 志願兵制，其實是強制志願；阮 chiah ê 外地人學生若無志願，tòh ē 被退學，同時 ē tiāntiān 收 tiòh 服務重勞動 ê 通知。Siōng 陰險 ê 暗步是，台灣總督府派駐東京 ê 職員掌控阮 ê 一切行動，阮 lóng 無選擇 ê 自由，只有志願 ê 自由（假使講 he mā 是一款 ê 自由）。我 ê 台灣人學生前輩 kah 同學，lóng 無辦法，只好去志願做兵。真奇妙 ê tāichì tòh 是我差三個月 chiah 滿二十歲，所以無 hah 志願 ê 資格。有一个法務部 ê 學生無屈服強制志願，講伊 tng 去故鄉 chiah beh 志願，就 áne 離開學校，走去 bih 起來，其他 ê 人全部照要求去志願，tī 盛大 ê 歡送中入伍做兵。

總是，韓國人 ê 學生除了真少數 ê 人，lóng 拒絕強制 ê 志願。我聽 in 中間一個人講，in 寧可去做重勞動，mā m̄ 願去接受強制 ê 志願。我 koh 聽 in 講，in 隨時被送去集中營，做人想 bē 到 ê 重勞動，大家流出 chapo 人 ê 目屎，互相咒 chōa beh 對日本人報復。我聽 kah 青 sún ún，忍 bē tiâu 想講這 tòh 是日本人 ê 結局。M̄ koh 另外一方面來講，hit 當時 hō 我看出台灣人 kah 韓國人 ê 民族差別。台灣人學生若有選擇 ê 餘地，我想無一個人 ē 去志願。總是。久長承接漢民族血統 ê 「忍辱必勝」精神，時到 lóng ē 比任何人 khah tai 先甘願屈辱。用長期 ê 眼光來看，這是 siōngkài 「明哲保身」ê 認識，chit 種思想本能刻 tiâu tī in ê 心內，m̄ koh 應該講是阮 ê 心內，ē sai 講阮 lóng 是正牌「阿 Q」ê kián 孫。

今 á 日，台灣、韓國 kah 日本 ê 情勢，各民族 ê 特性 lóng 無照原本表現出來。無論 án 怎，民族問題 tòh ài 親像日本人 ê 想法：個人主義一定 ē 失敗，siōng 重要是 tiòh khiā tī 對方 ê 立場來想。用我讀歷史 ê 學生角度來看，強制台灣人 kah 韓國人對日本忠誠，並 m̄ 是不可思議 ê tāichì。日本人 ê 做法有 khah 超過 à 管閒事，hō 我感覺真迷惑，外國人 ê 眼光看起來真好笑。

Kui 排 ê 銀杏葉落了了，冬風刺骨 ê 校園，對我來講漸漸失去信心；我覺悟過了年 tòh ài 去做兵，無法度安心讀冊，tòh 寫 phoe 去 kah tī 京都 ê 文德參詳。阿兄隨時回電報，講：「有船 tòh 緊 tng 去台灣」，意思是講：橫直明年免不了去做兵，不如先 tng 去暫時有孝老父，tù 老父 ê 身邊出發有 khah 好。

真失禮到 tān chiah 來提起，阮兄弟自細漢 tòh 無老母，老父 koh 娶少年 ê bó'；繼母 kantān siàu 想老父 ê 財產，她 kah 老父 ê 個性 bē hah，家庭不斷起風波，老父 teh 過一个寂寞 ê 日子。老父不時 siàu 念我 ê 生母，伊真欣羨早期勞苦 khî 家 ê bó'，因此我真同情老父 ê 不幸，忽然真想 beh 見老父。Hit 年 ê 年底，我 tòh 離開東京，去京都見文德了後 tòh tng 去台灣。

當時 ê 台灣成做日本 ng 東南亞進展 ê 基地，所有 ê 建築物 lóng 漆 khákhìh 色。Tù 基隆到高雄，縱貫鐵路邊 ê 大建築物，像講學校 kah 公會堂，lóng 徵收去做臨時兵營。糧食豐富 ê 台灣一時迫切欠米糧，台灣島特產 ê 米 kah 砂糖 lóng bē tàng 自由買賣。為 tiòh 救日本內地 ê 糧食不足，生產者 ê 台灣農民付出真大 ê

犧牲，這是真明顯 êtāich ì。總是，阮 tau 經營糧食品 ê 大賣，田庄 koh 有一 ko á 田 tī leh，食物 i áu 算無欠缺。Siōng 困擾 ê 是，大學中途休學 tng 來厝裡，tāk 工 關 tī 厝內，周圍 ê 人 bē tàng 理解。我 tōh 想 beh chhōe 一个頭路，四界走 chông ê 結果，真無簡單 chiah chhōe tiòh 畜產會社 ê 臨時雇員 êkhangkhòe; tiòh 穿 khākhih 色 ê 國民服，腳縛 thā í á 途中 ã 走幾 nā pá ê 空襲，chiah ē tàng 來到會社上班。

差不多是 hit 當時，我 kah 現此時 ê bó 碧雲交往，她是我上班 ê 畜產會社附近 ê 鄭家 ê 千金，十二个兄弟姊妹 ê 尪 chabó'kiáⁿ。鄭家是年代久長 koh 無映目 ê 白色牆圍舊厝宅，四 kho 圍 lóng 是藍色水面 ê 魚塢，聽講是鄭成功 ê 後代 kiáⁿ 孫。以後 chiah 知影 in 兄哥 tùi 美術學校畢業 tng 來厝裡，kah 我全款原因去 hit 間畜產會社上班，是伊 chhōa 我去介紹她來 kah 我熟 sai。Hit 當時，碧雲 i áu 是二十歲 ê 小姐，kah 我全款 tú tùi 東京中途休學 tng 來，她是讀洋裁學校；chabó'人 雖然學藝，kakī ê 衫褲 mā 是請人做。她 ê 兄哥畫圖 koh 讀音樂，khah 有藝術 ê 氣氛，mā 有豐盛 ê 趣味，講起來是真有特色 ê 批評家。總講是 tùi 東京 tng 來，單調無聊 ê 田庄生活，我 tōh tiā' tiāⁿ 去 in tau；阮 ê 友情就 áne 開始進展。親密 交陪了後，阮 tòh 無所不談；我講我 ê 理想是演戲劇，若有一工世界和平了後，我 beh 組一个親像早前 ê 小山內薰 ê 劇團，kakī 寫劇本，自作自演等等。她對我 ê 理想產生共鳴，hit 時她 koh 講 mā beh 演一个角色。我 tōh 招集幾個朋友，tiā' tiāⁿ 做伙讀 Chekov（契可夫）kah Ibsen（易卜生）ê 劇本。M koh，阮 ê 關係無 koh 深入發展；我是覺悟 ã 去做兵 chiah tng 來台灣，徵兵制度 ê 實施 kahn á 是為 tiòh 比我 khah 慢出世 ê 人來設 ê。我繼續 tī 畜產會社上班，後來戰爭 tòh 結束。

終戰是一个不可思議 êtāich ì，m̄ 是 kantaⁿ 我，差不多是所有 ê 台灣人 lóng 歡喜。了後想起來，日本人實際上為台灣做 bē 少 tāich ì，m̄ koh，台灣人 lóng 有受壓迫支配 ê 印象，所以產生受解放 ê 感覺。戰爭一結束，我趕緊辭掉畜產會社 ê 頭路，hit 當時是開始啟蒙演劇 ê 好時機，我 tōh 組織劇團來實現我 ê 理想。我召集早前做伙讀戲劇 ê 朋友，開始排演我著作 ê 《寧南門》劇本；過無 gōa 久 tòh 租街 á 裡 ê M 劇場來進行我 ê 計畫。劇本 ê 內容是一个接受日本新教育 ê 青年，大學畢業 tng 來，m̄ 管父母為伊安排 ê 婚姻，去 ñg s' ànchhiah 人 ê chabó'kiáⁿ 求婚，m̄ koh，市內好額 ê 有錢人 beh 來娶 chit 位 chabó'g' n' á 做細姨，她 ê 老父 beh kā 她 sak 入去有錢人 ê 轎內，拒絕她 kah s' ànchhiah 書生來往。陷落悲情 ê chabó'g' n' á 她 tòh 逃離家庭，去到寧南門，想 beh 自殺；青年 jiok o á 來 kā 她救起來。

Chit ê 通俗 ê 悲劇，我想 beh 用自由戀愛來突破封建 ê 思想，阮感覺 he 是 hit 當時 siōngk' ã 必要 êtāich ì。總是，租 M 劇場二禮拜 ê 演出時間 beh 到 ê 時，發生一件 siōng 困難 êtāich ì，碧雲 ê 老母反對她演 chabó'g' n' á ê 角色。阮事先有考慮 tiòh in 厝 ê 人有可能反對，所以保守秘密，m̄ koh，路尾 m̄ 知 án 怎洩漏出去。有一工，in 阿兄金城忽然出現 tī 阮排練 ê 所在；非常突然致使她 bē 赴逃走，soah 去 hō' in 阿兄 chhōa tng 去。續落來 hit 工 ê 排練，她無 koh 出現；我 kah 演青年 角色 ê 黃秋成去 in tau 拜訪，kah in 阿兄講真 chē 話，m̄ koh，伊 i áu 是反對 in 小妹演戲，態度非常冷淡。

「你讀到美術學校畢業，想講你對藝術真了解，hō̇我非常失望。」最後我吐氣講。

「M̄是 áne, he kah 我無關係；小妹演戲是阮老母大反對，講 he ē 影響以後 ê 講親 chiáⁿ。我只是代表老母 ê 意思。」金城 áne 講。

講 tiòh 講親 chiáⁿ, 我 tòh 無話 koh 講落去。Hit 當時台灣 ê 社會，良家婦女演戲是不可思議 ê tāich ì, 一般人 lóng 有對女演員無好印象 ê 成見。我本來想 beh 講碧雲若嫁 bē 出去，我來娶她；m̄ koh 講 bē 出嘴，結果只好引退。離演出 ê 日期 kantaⁿ chhun 五工，為 tiòh 女演員，阮困擾 kah lóng 想無撇步，只好 chhōe 人來代替；chhōe tiòh 人 tòh 用速成教育，路尾有照期演出。

Ti chit 齣戲內面，我演 chabó g'á'á ê 老父 ê 老人角色；我本來對社會 ê 封建傾向真不滿，加上碧雲 ê 退出，雙重 ê 情緒傷害，結果 kā chit ê 角色演 kah 真憤慨，hō̇ 人講我演 kah 真逼真 koh 笑談。二禮拜內，劇場相當平安無事；m̄ koh, 想 bē 到收入真少，koh tú tiòh hit 當時物價膨漲真嚴重，結算結果了掉將近十萬圓。

Chiah ê 負債 beh án 怎還？我知只有 kakī 覺悟負責；現此時 bē sái koh chhōe 老父討錢。阮老父辛苦經營一間小戲園，輕視演戲 ê 人對 si áu 做戲 ê kiáⁿ 一屑 á 同情都無；伊一開始 tòh 講，hiahnih ài 演戲演看 māi leh, 心肝掠 tháⁿ 橫講我 tiòh 負完全 ê 責任。我硬硬 beh 演戲 ê 結果 tòh 是負債累累，koh kah 碧雲斷交。物價膨漲繼續嚴重，舊頭腦 ê 老父無法度順應社會 ê 變遷，阮厝真緊 tòh 開始衰敗。我不得已 tiòh koh 再 chhōe 頭路，真無簡單 chiah chhōe tiòh 市內中學 ê 歷史教師 ê 職務。

我 mā 意氣用事，kah 碧雲 ê 老母、阿兄冤家了後，暫時無 koh 去久久無見面 ê 碧雲 in tau。到五月，tī 京都做見習檢察官 ê 文德 chhōa bó tng 來；決定 beh tng 來參加國家建設 ê 文德，tù 基隆上陸了後，來到台北 t'òa 一暝；伊所親目看 tiòh kah 聽朋友講 ê, 一切 kah 預想 ê lóng 無全，伊大驚一 ti ô。中國大陸來 ê 一陣官僚，kantaⁿ 想 beh 貪錢，lāms án 佔領官有 ê 物件，亂發紙票，是「牽親引戚」ê 狗黨，tī 官界橫霸亂做。另外一方面，大眾失業，米價日日高升，三頓食飯都有困難，早前 m̄ bat 看 tiòh ê 乞食 kah 賊 á, chit m'á 四界 lóng 看 ē tiòh。

「Kahn á 看 m̄ tiòh 所在 leh！」我 áne 講。

阿兄 kah 我 lóng 受日本教育，看 tiòh 日本人統治 ê 政治，對日本人非常反感；m̄ koh, 看 tiòh 戰後來接收台灣 ê 國民黨 ê 軍人 kah 官僚，本來想講是 kaki 人 ê 中國人 kah 阮之間 ê 差別 hiah 大，hō̇ 我驚一 ti ô。經過五十年 ê 日本統治，台灣人 kah 中國人已經有真 chē 無全 ê 所在。Koh 再講現此時是，文化 ko ân ê 人 hō̇ 文化 kē ê 人強權統治，來接收 ê 軍隊 kā battah (奶油) 當做 satb'un (t'êkho) 用，koh 買水道頭來插入去壁裡 bē 出水。我用 chit 兩個例講 hō̇ 文德聽。

「軍人大部分是草地人，無法度 lah。」文德 áne 講，伊 ê 夢 kahn ái áu 未醒。

「Áne 講 mā 有理，m̄ koh, 你 kā 陳儀 ê 政府想看 māi leh, 到時你 tòh ē 知。

真 ê á 是謠言，無人知，聽講陳儀為 tiòh 運送砂糖去上海，發行四億圓 ê 台灣銀行券。

文德 tng 來台南安頓好勢了後，隨時上北去走 chông，無 gōa 久 tòh 去新竹市就任檢察官。到六月 ê 時，早前 ê 「大正町」改做「中山路」，兩 pêng ê 鳳凰木開 kah 紅 k k i；空襲破壞 ê 所在 m̄ 知 tang 時 chiah ē 修復，四界看去 lóng 是火燒 ê 痕跡。總是，季節若到，花開 kah 滿四界，通過綠色 ê 樹葉 á，ē tâng 看 tiòh 熱帶碧藍 ê 天。我 tak 工經過 chit 條路去教冊，名勝古蹟真 chē ê 台南市，我 siōng kah 意 chit 條路。有一工下課 tui 學校 tng 來 ê 路裡，有一个聲 tui 後壁叫我，oat 頭一看，碧雲 khiā tī hia，她穿一領上海式 ê 長衫，看起來真 sú。

「Hit pá 以來 lóng 無 koh 看 tiòh 你！」

「.....」

「你 i áu koh teh 受氣？」

我 mā 無 koh 講話，她 ê 頭 lē ē。

「請原諒，頂 pá 認真排練，到尾無法度出來演....，我 mā 真艱苦。」

「無要緊，過去 ê tāich ì。」

「後來我偷偷 á 走去看，你演老爺演 kah 真好，我悲傷 kah 流目屎.....」

我 kah 她真自然 tòh 行做伙，行一段路了後，精神 lóng 好起來，到尾 lóng 無責備她 ê 想法。總講一句，chabó 人是弱者，ng 望她是例外，我 ki ánhh á 對她有偏愛。

「你想 beh 去 tó 位？」

「Beh 去 lín tau。」

「Eh？」

「我有 tāich ì beh kah 你參詳，路邊講話無方便。」

阮經過市內鬧熱 ê 大路，入去一間叫做「望鄉」ê 咖啡店。

「實在 kā 你講，chitm á 有人來講親 chiân。」

瞬間，我 ê 氣喘 bē 出來，m̄ koh 想講 chabó g n' á 年歲若到，講親 chiân 是真當然 ê tāich ì 她講有一个 tī 戰爭中做皮件 ê sengl í 人，戰後發財成做富翁，伊 ê kián 最近 tui 日本 tng 來，有叫人來講親 chiân。她本來無意愛，m̄ koh 照序大人 ê 意思去相親；對方有 kah 意，只要她答應 tòh beh 隨時定婚。畢竟對方是無人 m̄ bat ê 好額人，碧雲 ê 老母 kah 阿兄 mā 有 kah 意，她 kakī 若決定 tòh ē tâng 成親。

「Ánne 講，你已經決定 loh。」

「若決定，ná tiòh koh 來 kah 你參詳？」

她 ánne 講了 tòh kahn á beh 哭出來，kā 目屎吞落去腹肚底。Hit 當時 ê 恬恬 tòh 是 siōng 好 ê 辯解，到 taⁿ 講起來，我對 hit 當時一時 gāng 去，mā 感覺真不可思議。Hit 工我 tòh ng 她講明我愛她，並 ng 她求婚；這當然 tòh 是她所期待 ê 答案。

M̄ koh，對阮來講真無順利；我 tng 到厝隨 kā 阮老父講明，若鄭家伊是贊成，tòh 趕緊叫媒人去提親。過幾 nā 工 lóng 無明確 ê 回答。街裡開始傳講碧雲 beh 嫁 hō 皮革店 ê kián，老父 lálakchhoah 去責備媒人。媒人講我大學中途休學，koh

演戲事業無順利，所以對方無 kah 意。老父非常憤慨對我講：鄭家兄弟 chē，財產分 ta，嫁妝無可能大條，另外 chhōe 有嫁妝 koh 有才德 êchabó'g n'átòh 好 à。這對我來講，當然 lóng 無 hah 我 ê 意思；anne m̄ 是解決 ê 辦法，我只好去 chhōe 阿兄救援。

文德個性堅強，一屑 á 浪漫性都無 ê 人，m̄ koh，伊 kah 阮老父無仝，伊對浪漫有概念，對我 êtäich ì 有理解。文德 tòh 請假 tng 來，隨時趕去鄭家 kah 碧雲 ê 老母、阿兄談判；碧雲 ê 老母 kah 阿兄一開始 lóng 講東講西，無 beh 清楚回答問題。文德講：「實在是阮小弟 kā 我講 chiah 知，lín 小姐 kah 阮小弟已經有關係 ā。」講了，目 chiu 看 tiòh 碧雲 ê 老母面變色。

「無 hit 款 täich ì，阮 tau êchabó'kiáⁿ chiah bē.....」

「若 m̄ 信，去問 lín chabó'kiáⁿ tòh 知。本來無 beh 講 chit 層 täich ì，lín án 怎講都 m̄ 答應，只好照實講。In 兩個當事者互相意愛，hō'in 結婚 tòh 萬事圓滿。Chitm ákah 早前無仝，m̄ 是家長決定結婚 ê 時代；本人 kah 意 tòh hō'in 結婚，kám m̄ 是真好 êtäich ì？」

阿兄 ê 策略有效，其實到 hit chūn，我 kah 碧雲 iáu 無肉體 ê 關係，m̄ koh，阿兄講兩人有關係 êtäich ì 一定 ē 成功；阮約束講若交涉無結果，tòh 使用 chit 招撇步。Hit 暗，碧雲有 hō'in 老母問看事實 án 怎，她頭到尾一直流目屎，kantaⁿ 無回答是 á m̄ 是。阿兄煽動阮 à 堅持講有「私定終身」，m̄ koh 路尾無 chit ê 必要，阮 tī hit 年 ê 秋天結婚。

M̄ koh，tī 阮結婚 ch ò 前，阿兄發生 täich ì。頭前講過伊赴任檢察官，伊是真條直 êchapo 人，萬事照起工，絕對無講情 ê 餘地，koh 對 kakī ê 職務真忠實。伊掌握新竹市長 tūi 善後救濟總署領取配給 hō 人民 ê 救濟物資有貪污 ê 證據，tòh kā 市長起訴。起初要求伊出庭，伊 lóng m̄ 管，tòh 親自 thèh 逮捕證，kohchhōa 法院 ê 警察去市政府 kā 伊收押。總是，早一步接 tiòh 情報 ê 市長命令警察部長叫巡查來妨害，顛倒 kā 逮捕證搶去，趕緊 tng 去市長官宅。文德非常憤慨，tng 去法院隨時 òng 頂司報告，伊主張文明國家無論 án 怎樣犧牲，lóng tiòh 維持司法權 ê 獨立。總是，頂司聽伊 ê 報告了後，責備伊講檢察官 n áē sai phah 無去逮捕證，叫伊趕緊去 thèh tng 來，若 thèh bē tng 來，tiòh 提出辭職。Hiahnih 無理，連阿兄都受氣，kā 伊罵倒 tng 去，結果提出辭職，辭去檢察官 ê 職務。He 是赴任了後四個月 êtäich ì，伊 chiah 認 bat 中國 ê 司法權實質上無獨立，伊對中國政府 ê 夢就 anne 破碎。伊認為 beh 建設真正 ê 理想社會需要長期 ê 計畫。伊辭職了後 tòh tng 來厝裡，kā bókiáⁿ 放 tī 厝裡，單身一个去台北，kah 我仝款做中學 ê 教師，無仝 ê 是伊教英語。

現實問題對阮青年人來講，jú 來 jú 嚴重，官僚看阮對政府 ê 政策 lóng 反對，tòh 四界傳講阮是受 tiòh 日本 ê 奴隸教育 ê 毒素。M̄ koh，台灣已經成做國民政府 ê 食物，台灣人 lóng 看出漸漸陷落比日本時代 koh khah 殘酷 ê 奴隸地位。民眾怨感 ê 聲日日變大，事態嚴重 kah 前途無法度測度：肥 ê jú 肥，瘦 ê jú 瘦，chiah 現實排 tī 眼前；阮 chiah ê 受日本教育 ê 人，呼叫社會 ê 正義，質疑 kám 講是日

本教育 ê m̄ tiòh? M̄ 是，阮若恬恬，kah 早前總督府評議員仝款做政府 ê「先棒」(兩人扛物件做頭前 ê人)，講早前日本 ê殖民地政策成功，m̄ koh 日本教育完全失敗。日本 ê有識之士 kám ē 同意。

我面對 chit ê現實，想講有需要 kā chit ê事實報告 hō̄ 大眾知；我寫戲劇《壁》，tī 舞台 ê正中央 khnḡ 一片壁來隔開，正 p̄nḡ 描寫「囤積居奇」，過富裕生活 ê好額 sengl í人；倒 p̄nḡ 是當時買米錢都無 ê人力車夫，是一個非常有對比效果 ê故事。

黃秋成是 hit 當時 kah 我 siōng 親密合作 ê朋友，mā ē sái 講是同志，伊是報社地方新聞 ê編輯，我有時 mā 寫一 ko á雜文投稿去伊 ê報社。伊參加我 ê戲劇團，是 siōng 優秀 ê演員，伊 ê性格無像我萬事懷疑，對 tāich ì ê思考真單純，tiā̄ tiā̄ 簡單下結論，譬喻講《壁》chit 齣戲 ê演出，我講 à 用大陸來 ê中國人 kah 台灣人 ê對立來處理，伊卻主張用單純 ê階級對立來處理，koh m̄ 讓步，伊講：「原來如此，現此時，「阿山 á」(指外省人) peh 起 lih 咱 ê頭殼頂，in suh 咱 ê甜汁，一旦階級解除了後，hiah ê問題自然會消失；國民黨真 bá，顛覆國民黨政府是先決問題。」

「M̄ koh 我 ê看法，今 á日台灣 ê問題 m̄ 是階級 ê問題，應該是民族 ê問題。我 mā 盡量 m̄ à áne 想，我卻感覺台灣人受日本統治五十年中間，咱 m̄ 是日本人，áne 講，咱 mā m̄ 是中國人，應該是另外一個民族。咱受強權 tùi 中國分離 ê中間，咱一直想講中國是咱 ê祖國；m̄ koh，chitm á 互相做伙來看，tòh 完全無仝款 loh。光復對台灣人來講，kám m̄ 是 kantaⁿ 一種新 ê自我發現而已？」

「He 我有某種程度 ê承認，m̄ koh，血 kám m̄ 是比水 khah 厚？咱 i áu 是中國人，而且是偉大 ê中國人，所以 tiòh ài 用中國人 ê認同活落去。因此，咱若 beh 行離間中國人 kah 台灣人 ê方向，寧可往民眾怨恨好額人 ê方向來行。Chitm á 台灣人中間，kám m̄ 是有真 chē「趁火打劫」ê好額人？In 沉迷娶細姨，坐自家用 ê車，對社會貢獻 ê tāich ì 一 si án 錢都 thèh bē 出來，所以應該槍殺 hiah ê人。」

Chit 款 ê議論交鋒是無底深坑，結局是台灣社會一直發生 ê現實問題，變成我 kah 秋成無仝見解 ê起因。秋成 kā 問題 khnḡ tī 國內 ê政治問題來解決，我 kā he 想做是中國人對台灣人 ê問題。前我 bat 講過，我是研究中國歷史 ê學生，對中國歷史真清楚，m̄ koh 互相接觸了後，發見彼此 ê世界觀差別 hiahnih' á大，hō̄ 我大驚一 ti ô。這 tú 親像一個阿兄(譯註：指中國)送小弟(譯註：指台灣)去 kā 人做工，koh 叫伊 tnḡ 來厝裡；小弟無 tī leh ê中間一直 si àu 念阿兄，實際上 kantaⁿ 是貪慾 ê si àu 念，現此時是 kā 小弟當做食物。假使小弟是 tak 項 lóng m̄ 知 ê g' n' á 若是弱女子 tòh 沿路哭沿路暈，若是 chapo 人 tòh bē sái hiah 簡單 tòh hō̄ 人騙去。Tī 現實問題 ê認 bat 上，秋成對我 ê看法 m̄ 是無法度贊成；伊無想 beh kah 我仝款，kā 解決方法分開來考慮。我對伊 ê熱情表示敬意，我 mā m̄ 是 beh 飛越現實，沉迷 tī 理想主義。國民黨 tī 中國腐敗，hō̄ 共產黨取代政權，只要台灣 ê問題有民族對立 ê存在，政權 ê交替無法度解決問題，我想台灣人 ê不幸運命一定 ē 猶原繼續落去。

總是，《壁》ê演出照原來ê民主主義ê主旨約束；阮兩人互相妥協，照秋成ê意見kā好額人改做台灣人，koh加一個中國人官僚。秋成演s'anchhiahê車伕；我因為學校ēsái講是bētú好，無演角色。Chitpá借公會堂演出，因為戲劇ê內容符合大眾ê強烈訴求，忽然間引起大家ê評論，戲園連日大爆滿。

因為戲園連日大爆滿，只好延長繼續演十工；m̄koh當局忽然命令「禁止演出」，理由是劇情挑撥民心。總是，政府ê行動khah慢一步，大部分ê人lóng已經看過à。Chit齣戲劇hō'我kah秋成就ánne出名起來，m̄koh對阮來講是悲劇。

民眾jú來jú's'anchhiah，中國大陸來ê執政者漸漸起橫霸，結局發生出名ê二二八事件。事件ê起因是：Tī路邊teh賣私薰êchabó人hō'專賣局巡查員沒收薰草ê時，tù附近二樓窗á看tiòhêchapo人叫伊諒情，巡查員tòh開槍彈死hit人。因為hō'槍彈死hit人地頭ê鱸鰻，第二工，鱸鰻kui陣thèh出祭拜e宋江陣ê武器，組隊去專賣局抗議，要求專賣局長出來見面。局長起驚tòh走kah無看見人影，續落去tòh衝去長官公署，強迫陳儀槍殺彈死人民ê巡查員，並kā專賣局長免職。陳儀針對這ê回答是，tù長官公署ê陽臺開槍掃射聚集tī廣場ê人，數十人受tiòh掃射來死傷。民眾激怒，隨時起反叛亂，開始用火燒專賣局，毆打大陸來ê中國人，甚至kāin捕殺。除了長官公署以外，市內隨時tòhō'台灣人佔領，chitê情勢kahná傳染病蔓延落去，全台灣瞬間tòhō'台灣人佔領。陳儀看情勢不利tòh軟化，全面承認由台灣人組織ê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ê條件，答應台灣省e自治市、縣、鎮長民選；伊利用chit段時間，秘密要求蔣介石派兵援助。台灣人完全m̄知，為tiòh長官答應省政自治soah得意忘形；國民黨軍隊tù基隆上陸了後，台灣li'âmpi^a陷落苦境。軍隊對所有反抗ê人掃射，kākah委員會、學生隊有關係ê人掠來處刑、槍殺；hit時受蔣介石軍隊殺害ê人有五千人以上。

Chitê事件照字面讀起來，tòh是發生tī二月二十八日êtäichì，第二工阮tòh聽tiòhchitê消息。台灣人佔領台北ê放送局tòh開始廣播，聽tiòh廣播ê人tòhkā地方官廳e中國人監禁起來；我ê中學校ê學生mā衝去教員室，kābē赴逃走ê中國人教師用布袋lop起來phah，chiahê事件一直擴充發展落去。

「是ah，chapo人展威ê機會到loh。」

秋成講了tòh衝來阮tau，he是下晡時，我中止教學túg來到厝ê時chūn。「聽講台北ê市政府kah長官公署lónghō'台灣人佔領，想bē到hiah簡單tòh解決起來。台南mātiòh趕緊組織學生隊來維持治安，我想beh拜託你tàu腳手。」

伊穿一su國防色ê將軍服，m̄知去tó位sa來ê日本刀插tī腰裡，kahná早前ê日本將官。

「你講組學生隊，àán怎做？」

「拜託今á日下晡六點ch'ìn前來警察局頭前集合，阿山áê警察lóng走kah無半人，只chhun台灣人ê巡查，ánnebeh維持治安，人力無夠，kā學生分去維持交通秩序。Koh有飛機場ê飛行隊有武器抵抗，聽講警察局長kah其他ê阿山

á真 chē 逃走去 hia；今夜咱同志 beh 聚集去做夜間攻擊。

「我 ä án 怎做？」

「請你去附近 ê 卡車店借卡車，去街路四界用擴音器廣播，kā 學生聚集 ó 來。」

「好，hit 款 tāich ì 我 ē 曉做。」

Ánne 講了，我 tòh 趕緊去經營貨物運送 ê 學生厝裡，交涉借卡車，沿街廣播，聚集學生；到黃昏為止，招集 kui 百人以上。秋成募集其中 ê 有志，hit 暗 chah 警察 ê 槍、劍、手榴彈，去偷襲攻擊飛機場，kā 飛行隊長以下數百人掠起來，解除武裝，唱凱旋歌 tng 來。我 mā kā 學生分配夜間巡邏 ê 時間，到半暝 chiah tng 到厝。

經過失電烏暗 ê 圓環 tng 去厝裡 ê 路中，我感覺 kahn áteh 眠夢 leh，hit 工發生 ê tāich ì lóng m̄ 敢相信。完全親像桌頂 ni 柑 hiahnih 簡單，料想 bē 到 ê 夢忽然變成事實，想起來 mā 有不吉 ê 兆頭。

講是南國，三月初 ê 天氣 iáu 寒冷，沿路想講 tī 東京 ê 朋友若聽 tiòh 嘉義放送局 ê 廣播，m̄ 知 ē 有 án 怎 ê 感想？

M̄ koh，台灣人 ê 三日天下，真意外 tī 三工內 tòh 結束。國民黨 ê 增援軍 tūi 基隆 kah 高雄登陸，交通線路全部混亂，各種謠言四界飛。M̄ 管 án 怎，he 對阮來講是真不利 ê tāich ì。

我 chông 去新聞報社，去見監督號外新聞 ê 秋成，伊 ê 面 mā 青 sún sún。

「國民黨 ê 軍隊攻入來 à，beh án 怎 chiah 好？」

「決死一戰以外無辦法！」

「M̄ koh，對手是 siōng 新武器 ê 精銳部隊，咱是日本兵留落來 ê 舊武器，可能無法度對付。」

「拚看 māi，正經無法度 chiah 走來去山內 bih，等待時機 koh 再來。我有二十幾個生死之交 ê 同志，kah in t'au 陣來去山裡 bih，到時解放軍 ē 來解放台灣。」

伊一直相信解放軍，m̄ koh，伊 ê 夢 iáu 未實現 ch'ìn 前，伊 tòh 戰死 à。國民黨軍進入市內 ê 時，伊 kah 數十名 ê 青年退入去飛機場，兩工了後受包圍，結局寡不敵眾，kah 二禮拜前 in 攻落飛機場 ê 情形全款，被反攻淪陷。

聽講進入市內 ê 國民黨軍大力抄掠台灣人 ê 精英，我 kantaⁿ 招集學生來維持治安，想講 m̄ 是 in beh 掠 ê 對象。M̄ koh，聽 tiòh kah 我仝中學 ê 教師受掠，我趕緊逃離我 ê 厝，走去台南郊外 ê 安平港，暫時 bih tī 阮 bó'in 親 chiân ê 厝。

我離開了後無 gōa 久，憲兵 tòh 來職員室，chhiau 我 ê 履 á，了後 kahn á 無來阮 tau。

總是，chit ê 事件奪去阮阿兄 ê 性命。因為混亂，台北 ê 交通暫時斷絕，聽講台北當 leh 進行大屠殺阮心內非常煩惱，想講若萬一 koh án 怎。阿嫂有時非常不安，m̄ 聽大家 ê 阻擋，火車坐 leh tòh 去台北，結局 tú 無 tiòh 文德，tòh koh tng 來。文德宿舍 ê 管家阿婆講，文德 tī 陳儀開始屠殺台灣人 ê 時，伊認為 kah kakī 無關係，tòh 心平氣和 kahn á 無 tāich ì，tī 路裡 tú tiòh 知影 tāich ì 嚴重 ê 外國人叫伊緊逃走。伊覺醒危險，tng 來厝裡

準備物件 beh 逃走；伊行到大路 chiah 想講身軀無帶錢，倒 tng 來 ê 時，giah 機關槍 ê 警察來到位，就 áne 去 hō 伊掠去。

Hit 當時，受掠 ê 人無一定總 thā 死，mā 有關 tī 各所在 ê 監獄，無人知影詳細 ê 情形；我安慰阿嫂講，阿兄一定 iáu 活 leh。阿嫂 chhōa 兩個 kiáⁿ，一屑 á 辦法都無，kantaⁿ 四界去探聽有屍體 ê 所在，結局 lóng chhōe 無阿兄 ê 形影。她去媽祖廟抽籤，koh 去問相命仙，lóng 講阿兄 iáu 活 leh。看起來是伊 beh 起訴新竹市長 ê 恨，tī 混亂中 hō 市長公報私仇解決掉去。聽講槍殺後 ê 屍體，lóng 是土 kha 挖一孔 tā 落去，koh tī 頂面 khng 一粒石頭，mā 有真 chē hōng tàn 落去淡水河；阿兄 chitmá 可能是暎 tī 淡水河底。我斷定阿兄已經死去，m̄ koh，阿嫂無親目看 tiòh 阿兄 ê 屍體，一直 m̄ 願承認阿兄死去 ê 事實，到 taⁿ iáu 未舉行葬式。Tāich i ê 前後是 áne。

了後，我去 tōa 田庄來等 chit chūn 風颳過去。過無 gōa 久 tòh 頒發自首辦法，kah 事件有關係 ê 人若自首，ē tàng 減罪，我 ê 老父通過阮 bó，勸我去自首；m̄ koh，我 kakī 無感覺有犯罪，堅持無需要去自首。我深信只要蔣介石 ê 軍隊存在，台灣人 tòh 無前途，若 beh 自首，不如去外國 tōa khah 好。

到熱天 ê 時 chūn，我決心 beh 去中國，mā 有考慮萬一途中受掠 ê tāich i m̄ koh 只有 chit 條路 thang 行，我 tòh 變裝，tū 台南飛去香港。無人來機場送別，心肝 phihphók chháiⁿ，提心吊膽行入去飛機頂；機門關起來，phulophiat' á 起動，心肝 chiah 真正安落來。飛機經由廈門、汕頭，三點鐘後平安到香港。

香港實在是自由 ê 所在，經過台灣 ê 陰慘了後，我感覺 chia 是另外一個世界。當時 ê 香港是國民黨 kah 共產黨等各國亡命者 ê 天堂，kahn á 是一個亡命者 ê 街市。我暫時 tōa 香港朋友 ê 厝，我所 òng 望 ê 是去日本。我對過去 ê 「日本帝國主義」 iáu 抱怨感 ê 心情，m̄ koh，我個人真尊敬日本，hia 有真 chē 我所敬愛 ê 恩師 kah 朋友。Tū 台灣撤退 tng 來 ê 日本人，身軀無半 si án teh 過艱苦 ê 生活，m̄ koh，我相信一定會溫暖接納我。我 kā 我 ê 朋友講我 ê 心意，伊隨時報我 beh 去日本 ê 船；我 tòh 化妝做船員，坐載鐵礦石 ê 船，來到神戶，tū chitmá 算起 tú 好是五年前 ê tāich i。

上陸了後，我 ē 曉講 li ūiáh ê 日語，所以 hōng 準做日本人，通行無阻。我去東京投靠親 chiáⁿ，暫時 tī hia tō 做 khangkho è；過了年 tòh 改變想法，koh 去讀大學。真好運，親 chiáⁿ 講明替我出學費 kah 生活費；大學 koh 有留我 ê 學籍，拜託老師，koh 再許可我入學。

舊年 ê 春天，阮 bó chhōa 我離開台灣 chiah 生 ê 長女來探訪我，她用觀光 ê 名義 chiah ē tàng 停留二個月。阮 tī 東橫線 ê 小車頭附近租一間細間厝 á，親子三人開始有親情 ê 生活。我 koh 再讀戲劇，mā 有 teh 出入日本有名 ê 戲劇團，雖然 m̄ 是真 gâu，我 mā 開始加減寫劇本。M̄ koh 時間無情，二個月真緊 tòh 過去，居留許可證期滿，tiòh koh 申請延期；siōng chē 兩 pái ê 延期 mā 到期，bē tàng koh 再延期。

我對阮 bó 講，已經平安做伙生活六個月，勸她 tng 去台灣故鄉；她沿路哭講，寧可死 mā m̄ tng 去。她 koh 講，無論日本 gōa 細，kám 講無人 ē 了解阮親子三

人 êtäich ì 來 hō' 阮 tōa 落去？阮 lóng 無接受政府 ê 救濟，是 kakī thàn 錢來生活。我 mā 感覺真迷惑，我若出面自首 koh 得 tióh 居留權，阮母 kián ê 問題 mā 同時解決。所以，我有 phah 算 beh 自首 ê 考慮，mā ē sái 講是根據 chit ê 單純動機。

總是，第一審 kah 第二審連續拒絕 ê 居留權申請，這是我料想 bē 到 êtäich ì。假使第三審 koh 無通過，我 tòh 必須離開日本，我到底 à 退去啥物所在？照我頂面陳述 ê，我無 òng 望 tng 去台灣，若遣散去香港，因為語言 bē 通，我無自信 ē tòng thàn 錢飼家庭，何況香港政府是 m̄ 是 beh 收我 chit 款惹麻煩 ê 人物，he 是先決問題。

Tak 方面考慮起來，hō' 日本遣散離境，我 ē tòng 去 ê 所在 kantaⁿ chhun 中國。我 m̄ 知中國是啥物社會，到現此時 lóng 無了解，m̄ koh，盡量 mà 送我去中國，hō' 我留 tī 日本來好好 á 讀冊，這是我 ê 懇求。

今年春天，我真無容易大學 beh 畢業 à，想 beh 照 kakī ê 興趣來行演戲 ê 路；m̄ koh，第二審判決強制遣散，正當 ê 戲劇研究 kah 職業 kán ē 受人認定？心內真不安，我 tòh koh 再去參加考試，進入新制度 ê 大學院（譯註：台灣 ê 研究所）。

經過 chiah êtäich ì，我大學讀十年 chiah 畢業；chitmá 是大學院 ê 學生，從事碩士課程 ê 研究。關係自首 êtäich ì，我 kah 主任教授桑田博士參詳，伊 mā 講自首是好辦法，所以伊贊成，koh beh 做我 ê 保證人。

以上是我 ê 經歷，我 kā kah chit ê 案件有關 êtäich ì 陳述，交 hō' 你參考，你 ki ánchh á ē 感覺 siuⁿ 過政治化；m̄ koh，阮台灣 ê 青年 chē 少 lóng 不得不有政治牽連，某種意義上，這是真不幸 êtäich ì。我是趣味演劇 ê 東洋史研究者，有朋友建議我用政治避難 ê 理由來申請。我 m̄ 是啥物有名 ê 大人物，假使我有政治避難 ê 資格，hiah ê 戰後偷渡來日本 á 是居留過期無 tng 去 ê 台灣人，lóng ē sái 講是政治避難，這 tī 某種意義上是真實 êtäich ì。

Koh 有一件 täich ì，阮 bó' 現此時有娠，假使我 ê 戶籍問題無處理好勢，生出來 ê g n' á m̄ 知 beh án 怎處理。我 kah 阮 bó' 日暝煩惱，想講看你 ē tòng hō' 我 mà koh phāiⁿ hiah 重 ê 擔。請求法官聽我講 chiah êtäich ì，實在有 khah 失禮。到底阮 tióh án 怎做 chiah 好，懇求明示。

今 á 日 m̄ 知是啥物心情，想 bē 到 ē 寫 hiah 長 ê phoe。Taⁿ 天已經 teh beh 光 ā，寫到 chia，心情開朗起來；現此時，只有靜候你 ê 恩情判決。

（資料來源：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史料中心。王辰光提供，2003.2.5）